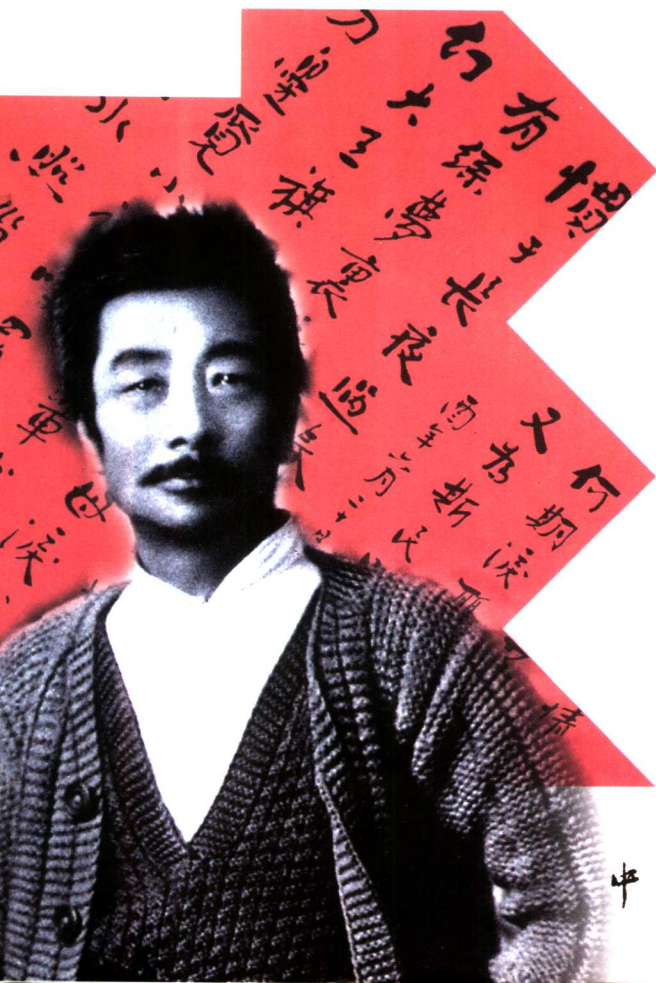


我·看·鲁·迅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 鲁迅

高旭东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的鲁迅

高旭东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 21 世纪的鲁迅/高旭东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10

(我看鲁迅文丛)

ISBN 7-5059-3872-x

I. 走… II. 高… III. 鲁迅—人物研究—文集

IV. I21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330 号

书 名	我看鲁迅文丛 走向 21 世纪的鲁迅
作 者	高旭东 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策 划	李珊利
责任编辑	李珊利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永清县永隆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91 千字
印 张	8.8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115 册
书 号	ISBN 7-5059-3872-x/I·2990
定 价	18.00 元

高旭东：山东大学
文学 院 教
授、博士生导师，著
有《生命之树与知识
之树》、《孔子精神与
基督精神》、《文化伟
人与文化冲突》、《审
美教育新论》、《鲁迅
与英国文学》等专著
与合著。

目 录

第一章 重估鲁迅 / 1

- 第一节 当务之急:摘掉鲁迅头上的神圣光圈 / 3
- 第二节 传统鲁迅研究:怎样歪曲了鲁迅 / 11
- 第三节 世纪末的挑战:怎样误读了鲁迅 / 23
- 第四节 诺贝尔情结: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 / 32
- 第五节 “我的天”:鲁迅是否应该对“文革”负责? / 38
- 第六节 王朔:“看鲁迅”看到了什么? / 47
- 第七节 张闳:板斧所到之处 / 56
- 第八节 冯骥才:鲁迅是西方传教士的门徒? / 65
- 第九节 葛红兵的革命红卫兵造反:造反有理吗? / 73
- 第十节 世纪末鲁迅论争的意义 / 81

第二章 鲁迅:东方的“文化恶魔” / 84

- 第一节 恶魔在东西方文化中的生成 / 87
- 第二节 “恶魔者,说真理也”:扶桑栽培的“恶蓓蕾” / 95
- 第三节 绝望奋战的悲观启蒙:北京盛开的“恶之花” / 105
- 第四节 多疑与刻毒:鲁迅与众不同的人格精神 / 112
- 第五节 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恶”的文学观 / 116
- 第六节 狂人即恶人:鲁迅小说的“恶魔”风骨 / 125
- 第七节 恶性动物与鬼魂:鲁迅喜爱的老鼠、狼、蛇与

走向 21 世纪的鲁迅

无常、女吊 / 133

第八节 《野草》：“怪鸱的真的恶声” / 138

第九节 春温代秋肃：上海残留的“恶之果” / 144

第十节 吐纳东西：文学“恶魔”的文化渊源 / 150

第三章 鲁迅与尼采：恶魔的反叛及其界限 / 156

第一节 尼采：从哲学王国走来的诗人 / 156

第二节 鲁迅与尼采：作为叛逆的“恶魔” / 161

第三节 孙悟空与如来佛：恶魔反叛的界限 / 170

第四章 走向 21 世纪的鲁迅 / 185

第一节 鲁迅何以能走向 21 世纪？ / 186

第二节 鲁迅是否仅仅是 20 世纪中国的医生？ / 205

第三节 鲁迅给 21 世纪的中国还赠送了什么？ / 213

第四节 解构主义能够颠覆鲁迅吗？ / 218

第五节 后殖民语境中的“东方恶魔” / 222

第六节 走向 21 世纪的“有缺陷的战士” / 226

附录：旧文三篇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 / 235

论鲁迅前期的艺术选择与文化选择 / 249

鲁迅研究面临的文化挑战 / 269

后 记 / 280

第一章 重估鲁迅

鲁迅能不能够重估？鲁迅需不需要重估？

显然，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并没有达成共识。在一些人看来，在学术上有不同的意见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触动了对于鲁迅的崇高评价，譬如“三个伟大”之类，就会有人以非学术争鸣的方式，来“保卫鲁迅”。似乎如果不是他们的“保卫”，鲁迅就不伟大而会塌台似的。

《收获》发表了几篇与“三个伟大”的评价口径不同的文章，绍兴作协朱主席就“实感惊忿，夜不能寐”，并致信中国作家协会，质问《收获》“贬损鲁迅，意欲何为”？^①朱主席作为鲁迅故乡的作协主席，其保卫鲁迅的真诚与热情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朱主席认为对方的论点全是胡说八道，为什么不著文对方进行反驳，而让真理大白于天下呢？人们都知道真理越辩越明的道理，却偏偏不喜欢用辩论的方式，而爱用堵塞言路的方式，使对鲁迅的非议化为乌有。岂知你不让他的文

^① 《绍兴作协主席质问〈收获〉贬损鲁迅 意欲何为》，《中国青年报》2000年6月1日。

章在刊物上发表,你也堵不住他的嘴,难道还要来一个非议鲁迅就是“反革命”不成?

想一想当年鲁迅为了争取中国的言论自由,以笔做投枪,投向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连自己正经的小说创作都耽误了,而今天保卫鲁迅的人却要采用堵塞言路的方式,你不感到鲁迅的确需要重新估价吗?

当然,《收获》也有《收获》的问题,《收获》不肯发表反驳王朔、冯骥才的文章^①,似乎是不应该。尤其是该刊的主编是巴金,而巴金又是鲁迅的朋友,不知巴金倘若知道此事,会作何感想?

自由是有对鲁迅说三道四的自由,也有反驳对鲁迅说三道四的自由,如果否定了后者,《收获》的编辑实际上是在声誉上损害了巴金:不管年迈的巴金看不看稿子,至少巴金名誉上是该刊的主编。

毛泽东当年曾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事实上,中国真懂鲁迅的更少。鲁迅不是赵树理,不是浩然,也不是金庸,他不是那种一看就懂的作家。所以,让全国将近 13 亿人口都读懂鲁迅,都赞美鲁迅,其实是不可能的,也是很虚伪的。且不说《野草》,就是《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等文本,正如鲁迅说的,也“非浅学所能穿凿”。王朔写过不少不错的小说,却并未读懂《狂人日记》和《阿 Q 正传》,就是明证。按照常理,不懂固然会促使人们学习,但也往往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抵制,所以像王朔那样说鲁迅并不怎么样,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是非

^① 笔者集中地迎战挑战鲁迅者的《不废江河万古流》,被《收获》退稿后发表于《齐鲁学刊》2000 年第 6 期,并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

常正常的。

人人都说鲁迅伟大而且没有任何异议的时代，恰恰是最不正常的“文革”时代。那时，非议鲁迅可能要被打成“反革命”。但是，如果参加“文革”的群众都能读懂鲁迅的话，那么，“文革”就根本不会发生；因为鲁迅所追求的价值与“文革”所倡导的价值，几乎是截然对立的。^① 因此，有许多人说鲁迅不好是非常正常的，没有人说鲁迅不好才是不正常的。那些不懂装懂跟着起哄说鲁迅伟大的人，其实还不如王朔真诚。而现在是说鲁迅伟大的人太多，对鲁迅说三道四的人太少，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也需要重估。

从中外文学史的实际来看，一些渺小的文本，往往几句话就能说完，而伟大的文本，总有无限阐释的可能性。如果鲁迅及其文本只能有一种阐释，那么，岂不是将鲁迅“贬损”到小作家之列了吗？在人文学科，人们都在根据自己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知识视景、思维结构、审美观念和价值尺度对以往的作家和文本进行重估，鲁迅又怎么会是一个例外呢？

第一节 当务之急：摘掉鲁迅头上的神圣光圈

有人说，孔子是古代的圣人，鲁迅是现代的圣人。所谓“圣人”，头上总有一个神圣的光圈，只要你沐浴在光圈之中，你就有福有救了。谁若能弘扬光圈，谁就占据了文坛的主流地位，谁的话语就成了权力话语。

假定我们按照鲁迅生前留下来的文本的思想逻辑加以推

^① 参见拙作《对“文革”文学的文化反思》，《东方文化》2000年第5期。

测,如果说鲁迅去世后有什么事最违背他的意愿,那么,将神圣的光圈罩在他的头上,可以说是违背鲁迅精神之最。一想到一个以非正统非主流而成其文化巨人的人,后来被奉为文化正统;一想到一个自称以袒露其内心的阴暗面而难以磨灭的黑也似的“恶魔”式的文豪,后来被打扮成了神并能对后来的历次运动未卜先知,你怎么会没有一种滑稽透顶之感呢?

这几年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议论,说鲁迅的作品不如胡适,不如周作人,不如林语堂……开始是在私下里,后来是在网上,再后来就出现在报章杂志上。其实这些人中,有许多根本就没有读多少鲁迅的作品,更不曾研究过胡适、周作人、林语堂。他们仅仅在发泄一种情绪,一种对主流文化和权力话语的厌烦情绪。换句话说,不是鲁迅的为人为文,而是鲁迅头上那个神圣的光环害了鲁迅。

4

因为人一经为圣成神,固然相当了不起,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不过同时也就与人拉开了距离,成为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可敬而不可亲的他者。鲁迅的悲哀,其实并不在于“笔尖的围攻”——在五四时期,尽管鲁迅贡献了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一批短篇小说,但是他的名气不但不如胡适、陈独秀,甚至不如钱玄同、周作人;而正是在与“正人君子”、梁实秋等人的论争以及在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笔尖的围攻中,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鲁迅的悲哀,恰恰在于逝世之后被歪曲,脸上的粉末越来越厚,然后被奉上神圣之坛,成为一种斗争的工具,从而离我们一般人越来越远,甚至成为自由论争的异己物。

1996 年底,《中华读书报》约我写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笔者就写了一篇《走出神圣光圈的鲁迅》,让人擦去鲁迅脸上层

层的白粉,摘掉戴在他头上那个最违背他心愿的神圣光圈。^①因为笔者当时已经意识到,如果仅仅是重新诠释鲁迅,而不对鲁迅抬上神坛的误读进行反思,使鲁迅成为一个永远不倒的“三朝元老”,那么,总有一天,人们会公开站出来非议鲁迅,而且这种非议是对鲁迅的又一种更大的误读。

鲁迅头上的神圣光圈不被摘去,对鲁迅的重估就不可能真正去除阴云。在笔者看来,鲁迅之所以是比胡适与梁实秋相加都伟大得多的艺术大师,恰恰就在于他是现代中国一个彻底的反神圣主义者。他在反神圣时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坦诚,以及对于自我乃至整个民族的缺陷与阴暗敢于正视的精神,至今仍是前无古人的。这样一个富有颠覆性的文化“恶魔”,却戴上一顶神圣的光圈,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是时候了,是摘掉鲁迅头上神圣光圈的时候了。

鲁迅,这位叛逆的猛士,置身在造物主制造的良民中,像“这样的战士”走进对他一式点头的“无物之阵”,他只有在寂寞的荒原上奔驰,在没有绿洲的沙漠里歌唱,在黑色的大染缸里苦闷,在传统筑起的围墙中老衰,在绝无窗户而万难毁坏的铁屋子里绝望。尽管如此,他还是在绝望中抗战,在苦闷中向庸众宣战,在大染缸中肩住黑暗的闸门,在沙漠上找寻孩子们自由发展的绿洲,他要毁坏那个铁屋子,给冰封的荒原吹进一丝“热风”……

是时候了,是摘掉鲁迅头上神圣光圈的时候了。

鲁迅,这位挑战暴君与良民的“恶魔”,是那样矛盾、焦虑、孤独。什么“青年叛徒的领袖”,什么“思想界的权威”,都不曾

^① 参见拙作《走出神圣光圈的鲁迅》,《中华读书报》1997年1月29日。

驱除他内心深在的孤独。当他被奉为“二心”的战士说着“南腔北调”的话时,似乎孤独消失了,但在晚年的租界里,孤独再一次侵袭着他的灵魂。“市场之蝇”围住他嗡嗡地叫,有时是叮咬,有时是赞美;但他高傲的自由主体使他从不布施别人,也不接受别人的布施。围攻与挑战会使他的自由意志充满战斗的激情,但对他温情的布施会使他感到软弱而不自由。于是,他就露出“毒牙”,诅咒给他布施的人应该灭亡,否则他自己就应该受到诅咒而灭亡。就这样,他向传统挑战,与社会对立,与人群冲突,这种战场经常会在他的内心展开,造成激烈的自我交战。他为自己的意地力绝世而呼唤“恶”,但他遇到纯真的善良时又诅咒自己身上的恶性,厌恶自己心理的阴暗,所以伴随着奋力善斗的,往往是深深的忏悔……

是时候了,是摘掉鲁迅头上的神圣光圈而对他进行重估的时候了。

鲁迅,这位“世故老人”,真的很“世故”,也很“圆滑”,但他却不以他的世故和圆滑混世。他那绝对主我的高傲个性,使他“于庸俗无所顾及”,为善为恶皆出于己而无出于人。他高居于世故与圆滑之上,予以拆穿并给予憎恶。有时他觉得憎恶的东西太多了,首先自己就应该受到憎恶,如果得到是相反的布施,这对于他反倒是一种冷嘲,使他对自己也要大加污蔑。而且,软弱无力的人本来就应该躲避他,逃离他,因为软弱无力者不堪忍受他对自己乃至整个民族那种令人恐怖的解剖,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相反,软弱无力者,善良的合群者,正统的卫道者,都躲到鲁迅的大旗之下,向着孤独者,处于社会与文化的边缘者掷出了投枪……

是时候了,是摘掉鲁迅头上的神圣光圈而对他进行重估

的时候了。

鲁迅,不仅是孤独者,而且是个矛盾集合体。他是一个传统的颠覆者,又是一个“为往圣继绝学”的文人。他是一个“疯子”,一个“恶人”,又是一个好学生,一个大孝子。他在成为良民和暴君的叛逆的时候,又说自己身上充满了“毒气”与“鬼气”。他的“毒气”与“鬼气”是他的深刻性之所在,但他又极想逃离这种“毒气”和“鬼气”,却又逃不掉。他的诅咒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言论,他的西化倾向,使现在一些“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也感到受不了,但是像他那样急于使中国振兴的人又很少。他怀疑人,恨人,有人据此甚至将他说成是“仇恨政治学”的发明者,但他又有一颗大悲悯之心而极想救赎世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单一性的鲁迅解读,都可能歪曲鲁迅。他,是在古老中国向现代蜕变的时候,东西方文化撞击而形成的一个大漩涡。在他身上,表现了东西方文化汇流之后作为一个深刻的中国人的全部危机和复杂性。简单地将他当成一个无所不能解释的神,或者不假思索地将他否定掉,都是极为幼稚的勾当。

当然,复杂性不等于“无可无不可”。但是,鲁迅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于任何已经成为偶像的正宗或者正统的东西,一概都加以蔑视;对于任何神圣的东西,总有一种颠覆的欲望。五四时期,青年们让鲁迅给他们指路,鲁迅在嘲讽了给青年指路的导师们之后,说自己也无路可走,更何谈给别人指路。他说他只知道路的尽头是“坟”,而他自己,正在面对坟墓而解剖自己心中的恶魔的游魂,所以他给自己的一本分量最重的文集取名为《坟》。直到晚年,他还在“刨祖坟”。这种刨坟精神,包括对自己心中之坟的深层开掘。《野草》几乎就是鲁迅面对坟

墓深刻自剖的结果。于是,鲁迅在将一切神圣的东西打得粉碎的时候,就露出了内心的惨厉和阴暗,他揭开了“人肉酱缸”上的金盖,冲涤着“鬼脸”上的雪花膏。在与“正人君子”的论争中,鲁迅鼓掌欢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进入中国,说是这个学说不许任何人站在超越俗人的神圣位置上,也把“正人君子”的假面给撕碎了。就是这样,鲁迅以弗洛伊德的泛性说,摘掉了戴在高高在上的导师们头上的圣洁光圈,使其由圣还俗。

鲁迅说:“我时时觉得自己很渺小;但看他们的著作,竟没有一个如我,敢自说是戴着假面和承认‘党同伐异’的,他们说到底总必以‘公平’和‘中立’自居。因此,我又觉得我或者并不渺小。现在拼命要蔑视我和骂倒我的人们的眼前,终于黑的恶鬼似的站着‘鲁迅’这两个字者,恐怕就为此。”^① 鲁迅反省自己难以被骂倒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有多么神圣,多么高洁,恰恰相反,却是因为自己比别人更坦诚,更敢于暴露自己的丑恶,以至于在别人的眼前竖立起一尊“黑的恶鬼”的形象。为什么那些躲在鲁迅大旗下面“保卫鲁迅”的人,却违背“先生”的意愿,非要神化他才感到他“并不渺小”呢?值得注意的是,从早年倡导“恶魔派诗歌”,到自称“黑的恶鬼”,鲁迅显然是以“恶魔”自居,为什么那些躲在鲁迅大旗下的人不能接受一个“恶魔”鲁迅,非要将“恶魔”改写成神明呢?

当然,鲁迅说自己“戴着假面”是有点过了,因为凡是认真读过鲁迅著作的人都明白,在鲁迅的小说,一部分杂文,特别是在《野草》中,都会使人感到他剖析自我的真诚。但是,为了

^① 鲁迅《两地书·九三》。

在现实社会中生存,鲁迅在解剖自我的时候故意蒙上一层艺术之雾,使人不留心就看不出来的,倒是他经常运用的技巧。美国学者哈南认为,鲁迅几乎在全部小说中都运用了反语技巧,但我认为,鲁迅在杂文中也大量运用了反语技巧,使人更难捉摸。譬如在《说胡须》中,鲁迅说陕西人费了那么多钱请他去讲演,“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嗡嗡,嗡嗡,对啦’的罢。他们简直是受了骗了。”这里表现了鲁迅的“世故”,这种“世故”并非子虚乌有,但是决不至于世故到讲演时骗学生的地步,否则,鲁迅本人也就成了他所讽刺的“哈哈党”。至于说写文章为了卖几文钱等等,都是反语,但又不是一点真实性也没有。然而,对于鲁迅反语式的自剖,人们并不认真对待,甚至会以为是说别人而非说自己。对于鲁迅的小说,人们还会以小说的虚构特性为由,不将小说中的人物与鲁迅的自剖联系起来。《野草》虽然是煮自己的灵与肉的,但又朦胧难懂,不确定性太大。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善于自剖而感到自己并不渺小的鲁迅,当他死去之后,就被简化和歪曲成比“正人君子”还要圣洁的神明。以小说为例,虽然鲁迅说小说“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①而《在酒楼上》、《孤独者》和《弟兄》等小说中的吕纬甫、魏连殳、张沛君等都是鲁迅深刻自剖的产物。但是,造神论者却说,鲁迅是站在“天上”,对“地上”的这些革命的落伍者、个人主义者、自私自利者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假定鲁迅在世,那么,他也许会对文本和接受者之间的距离之大感到吃惊,然后对接受者不

① 鲁迅《三闲集·怎么写》。

顾他的话以及文本相对的规定性(用接受美学的话来说就是不顾文本暗含的读者)而进行胡乱解释表示愤怒,因为他早就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①

当鲁迅头上神圣的光圈被摘掉之后,你就会感到,鲁迅虽然是一位文化巨人与文学大师,但也是一个人,而且有一般常人所没有的矛盾和焦虑,直到晚年也不曾真正摆脱孤独的纠缠。你会看到他和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样,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有误解人的地方,有赶时髦赶得并不对劲的处所,他说的话也绝非“句句是真理”,否则,他思想的不断变化就无法解释。但是,鲁迅之为鲁迅,还有为一般人所不及的地方,就是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透视,对于自己的无情解剖,以及艺术表现上过人的技巧。当一个神性消失的鲁迅,再一次以其惊人的坦诚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就会成为离我们最近的文化伟人和艺术大师。因为我们发现,将那些罩在鲁迅头上的光圈摘去之后,鲁迅非但没有变得渺小,恰恰更加高大了,而且这种高大是“我们”的,他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比我们更深地看出了我们自己看不到的我们的由来与现在的缺陷。

有缺陷,才能激励人们改革现状;有黑暗,才能教示人们追求光明。将鲁迅打扮成一个光明的使者,将他描绘得像圣人一样圆满,是对他最大的嘲讽。在中国文化的夜空中,鲁迅不是一只让人高兴快乐的喜鹊,而是一只夜游的恶鸟,是一只鸱枭,一只猫头鹰。他的使命,就是揭露出中国文化的大缺

^①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陷,暴露出内心的大黑暗,如果他和他的同胞不能从这种大缺陷与大黑暗中得救,就会在大缺陷与大黑暗中沉沦。与尼采一样,鲁迅的书是写给强者看的,不敢正视惨厉的真实的人,就只有在这种大缺陷与大黑暗面前落荒而逃。但是他们还有一个“以柔克刚”的办法,就是将鲁迅歪曲、神化,然后躲在鲁迅这个“猛人”的身后,用鲁迅吓退现实中像鲁迅那样的孤独者。

孤独和自由相伴而生,冷酷就跟在它们的后面。合群地聚集在鲁迅身后的人,其实并不喜欢自由,因为自由会使人孤独,会使人感到世界的冷酷,于是软弱无力的人宁肯不要自由,也要合群的温情。而真正懂得鲁迅的人,会在冷酷的荒原上,在无边的黑暗中独自行走的时候,感到前面还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在沙漠里行走疲倦的时候,会听到一种声音的召唤,因为当年鲁迅在面对坟墓的时候,也只得走,而不能像老翁、花草、石头一样停顿下来。而且在腐败的癌细胞扩散的时候,鲁迅向腐败与邪恶搏击的精神,会给正直的人以反抗绝望的力量。鲁迅,的确到了该重新估价的时候了!

第二节 传统鲁迅研究:怎样歪曲了鲁迅

一个“恶魔”似的鲁迅被打扮成神的过程,就是一个歪曲鲁迅的过程。

当然,如果从读者反应批评的角度说,文本的客观性仅仅是一个幻想,而允许“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解读,那么,这派歪曲论批评也许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尽管我本人并不赞同读者反应批评的基本立场。但是,读者反应批评首先是建立